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秋夜靜思

江雲英

歲月流轉，不僅身邊的人和事在逐漸疏遠，連曾經的那份自己也漸行漸遠。站在曾經熟悉的街角，微風輕拂，拂去些許記憶的塵埃，我發現自己正在靜靜地回望。那兩側的槐樹依舊枝繁葉茂，時間的流逝似乎並未在它們身上留下痕跡。然而，在這片熟悉的景色中，我試圖找回往昔的影子，卻感受到，那個曾經充滿夢想的我，已經悄然離去。

記憶中的我，曾立志成為一名詩人，希望用文字描繪出內心深處那片浩瀚的宇宙。我記錄下日夜更迭的靜謐，描繪出雨後土壤的清新氣息。那時的我，堅信每一天的黎明都預示著全新的起點，每一次黃昏都是溫柔的句點。我深信，只要心懷光明，前方的道路便會永遠灑滿陽光。

歲月，這位沉默的智者，悄然而深刻地重塑了一切。舊日的友人，逐一從我身邊消逝，有的翱翔於遙遠的天際，有的默默走出了我的視線。昔日，我們曾在無數星光璀璨的夜晚展望未來，而如今，每個人都在各自的生活軌跡中忙碌奔波。偶爾的相聚，愈發顯得珍貴而稀少，我們的話題也由夢想與抱負，轉變為了職場與家庭。

我，也不再是曾經那個充滿浪漫情懷的少女。生活的壓力將我打磨成了一個講究實效的人。

每日早出晚歸，我的生活被滿滿的日程所支配。我開始關注股市的起伏，留意房價的波動，而那些曾經關於星辰大海的幻想，已悄然被我置於心靈的一隅。

我開始反思，是否每個人的青春都難逃被遺忘的命運？我們是否都會淪為僅知生存的機械？那些關於自由和翱翔的夢想，是否僅僅是青春時期一場絢爛的錯覺？

然而，在這沉思的海洋中，我無意間邂逅了一首詩，它喚醒了我內心深處沉睡已久的自我。詩中這樣寫著：「堅信吧，那些隨風而逝的日子，將在時光的肥沃土壤裡，緩緩地生根、發芽。」

的確，儘管我們無法阻擋時間的腳步，無法抗拒變革的必然，但我們有能力選擇保留心靈的純潔與熱忱。在紛繁複雜且平淡無奇的日子裡，我們可以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細膩的詩意。

我重新握起筆尖，傾訴我所歷經的風霜雨雪。我將成長的艱辛化作文字，也將成熟的甘甜一一記錄。我開始深度審視自身的軌跡，努力在生活的每一絲紋理中尋找美好與期望。

如今的我，雖已遠離了青春時期的追夢少女，卻也在現實與夢想的交織中探尋到了一種微妙的平衡。我深知，儘管無法阻擋時間的腳步，但我可以在生活的每一刻注入深厚的意義與價值。

故鄉的槐樹依然枝繁葉茂，時光雖無情地帶走諸多過往，亦慷慨賦予我智慧與勇氣。在這條不斷前行的生命長河中，我領悟了珍視之道，也明白了釋懷之必要。我深知，不論命運將我引向何方，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皆是我應當以滿懷情感去體驗與珍藏的寶貴時刻。

在此時此刻，我深切領悟到，不僅僅是過逝的人與事在悄悄遠離，連那曾經熟悉的自己也在漸行漸遠。

然而，只要內心懷揣著愛與詩意，我便會永遠堅守那份真實的自我，永不迷失。

泡一壺春光，我在此守候，等你共賞新綠小草的萌發。猶記否，那年杏花春雨，煙雨朦朧中，你我邂逅。捧一掬秋風，我在此靜待，等你同觀楓葉如何染紅天涯。猶記否，那年細雨綿綿，花傘下人影交錯，你來或不來，我自靜候。等你共赴落花遍地的約會，隨心而愛，相互珍惜，月兒將見證這美好奇跡，你來或不來，我自守候。

等你共聽落葉的低語，隨心而愛，不再分離，緊擁著你迎接新世紀的曙光。你來或不來，我自守候，等你共聽落葉的低語，隨心而愛，不再分離，緊擁著你走向未來的世紀。

霜降的味道

楊洋

霜降至，寒蟬鳴，在蟲兒的振翅飛舞中，飄散而來的是深秋的味道。秋天是被時光咬碎的落日，零落在眼前的點點金黃，霜降是藏在秋裡獨家限定的味道。

暖一壺秋茶，與歲月共清歡。伴著一場淅瀝瀝的小雨，霜降的到來在提醒著我，該收拾衣櫃準備換季了，這才發現角落裡的棕色木盒，是前些日子「燎鍋底」時候朋友們帶來的茶葉。有一陣子跟風，買了套圍爐煮茶的飲具，不過用了兩三次就躺在廚房裡吃灰，如今伴著這綿綿陰雨，倒是正能物盡其用。阿瑞說這是老白茶，看著杯中的嫵媚漣漪，彷彿古樹的年輪，共同融進歲月的褶皺，一縷淡泊的味道遊蕩在唇齒之間。

攜一枝秋花，與煙火共纏綿。霜降的到來，加快了夜市退場的步伐，可一場秋雨並不能疏散擁擠的人潮，只能讓大家短褲換長衫。烤冷面卷臭豆腐依舊排著長長的隊伍，旁邊清冷的鮮花糕卻顯得格格不入。攤位上擺放著幾十枝鮮花，老闆說這花一入秋就不好入口了，送給顧客說不一定還能多活一陣子。看著待放的的花苞，一股勁頭隱匿在這人間煙火裡，對生命的追逐中還纏繞著一絲熱烈的味道。

望一片秋葉，與流雲共婉轉。逃離了夜市的人山人海，深嗅著雨後的空氣，伴著路邊樹葉的清香，乾淨而純粹。抬頭望向遠處的 sky，視線所過之處卻為一簇秋葉重新聚焦。

這一簇簇葉片相互拉扯，有的葉子悄悄染了金髮，直挺挺地伸頭向下，急著奔向大地的懷抱，還有的葉子青翠欲滴，標榜著自己的與眾不同，扭曲著向上蔓延，似乎想去嘗一嘗，滴水的雲朵還會不會像棉花糖一樣清甜可口。

他們相互推搡著，也相互救贖著，急于成長卻害怕分離，最終成為了一個整體，以一種奇怪的形狀綴在樹梢，一眼望去好似五線譜上錯落有致的音符，用盡全力譜出秋樂章，在流雲的注目下點染著執著的味道。

瑟瑟霜降收秋色，收不盡的是茶的淡泊，也是歲月的包容，藏不住的是花的熱烈，亦是煙火的溫暖，吹不散的是葉的執著，更是流雲的浪漫。而我心上的秋卻非愁緒，是霜降那淡淡秋味裹挾著的收穫，更是落葉那燦爛金黃承載著的時光，是深秋，也是希望。

深秋讀書記

辛宇恆

深秋的季節，萬物歸寧，空氣中瀰漫著成熟的果實香與淡淡的落葉味，這樣的時刻，最適宜捧一本好書，靜坐窗前，任思緒隨著書頁的翻動而飄蕩。這不僅是一場對知識海洋的浪漫航行，更是對心靈深處無垠世

界的深情探索。書，如同秋天裡那一抹最溫暖的陽光，不僅照亮了前行的道路，更在字裡行間播撒下希望的種子。

不讀書的日子，心靈似乎暫時停泊在了生活的寧靜港灣，享受著片刻的安寧。然而，當內心的世界開始波動，那份對書籍的渴望便如秋日的晚霞，漸漸瀾漫開來，不可阻擋。書籍，是那永不熄滅的燈塔，引領著迷航的靈魂找到方向，讓我們在他人筆下的故事中遇見更加完整的自我。它收藏著世間無數美好的瞬間，是心靈深處最柔軟的部分；它傳遞著來自遙遠心靈的呼喚，是那些素未謀面卻心意相通的對話。

隨著時間的流轉，我們對書籍的認識與感悟也在不斷地深化。曾經匆匆翻閱的篇章，再次品味時，往往能夠發現全新的意義。就像人生的每個階段，對同一件事的看法都會有所不同，閱讀也是如此。那些在學術領域深耕多年的學者，他們的知識大廈，

是由無數個日夜的辛勤耕耘一點點累積起來的，絕非一蹴而就。

在這個收穫的季節，我們讀友情，讀愛情，用細膩的筆觸記錄下生活中每一個溫馨的片段；我們讀山川，讀長城，感受「登臨送目」時的壯闊景象；我們讀殘陽江海，品味「半江瑟瑟半江紅」的詩意；我們讀泰山，體會「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壯志；我們讀樓閣、樹木、花草，尋找「願色入高樓」、「楊柳參差舞」、「花月正春風」的意境，為自己心靈找尋一處寧靜的避風港。

最終，我們意識到，人生何處不讀書？在這廣袤的天地間，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凝望、每一份感悟，都是對生命這部宏大著作的深入閱讀。讓我們懷揣著一顆敏銳而又充滿好奇的心，繼續在這條永無止境的知識之旅上前行，讓心靈在書籍與自然的交融中，綻放出最燦爛的光芒。

文藝副刊



為何說喀什莫爾寺遺址是佛教「東傳」「西漸」見證？

——專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隊領隊肖小勇

中新社烏魯木齊10月21日電 新疆喀什市城區外的荒漠中，矗立著一高一矮、一圓一方兩個「土墩子」（兩塔）——這便是赫赫有名的喀什莫爾寺遺址所在地，係目前新疆發現最早的佛教遺址之一。

考古發掘表明，該遺址興建於公元3世紀，到10世紀後逐漸廢棄。其建築不僅有印度佛教「東傳」的風格，也有中原佛教「西漸」的痕跡。莫爾寺遺址與佛教進入中國有何淵源？近期，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隊領隊肖小勇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莫爾寺遺址是一處怎樣的歷史遺跡？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有何重要收穫？

肖小勇：該遺址地處新疆喀什市中心東北約33公里處，位於天山支脈古瑪塔格山東南部的一處洪積台地上。台地長約300米、最

寬處約170米，面積約4萬平方米。其西側為陡崖，下方是一望無際的洪積平原，一條河從南面不遠處流過。如今，台地頂部及邊緣受風雨侵蝕嚴重，除已風化的兩塔外，其餘建築不復存在，地表僅能見到數處殘牆痕跡和零星散佈的陶片。

2019年至2023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中央民族大學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對莫爾寺遺址進行主動發掘，取得了重要成果。

2019年到2022年，清理出土大規模佛寺遺址建築群和數以萬計的石膏佛像殘片，還採集上百份動植物標本、測年標本，因而對莫爾寺遺址的總體佈局、基本結構和歷史演變有了一定認識。主要遺跡據其形制、內部設施和出土遺物推斷，可分為塔基、僧捨、佛殿、伙房等類型。出土遺物中，數量最多的是大大小小的石膏佛像殘片，也有陶、銅、石、木、骨等質地的各類器物。

2023年6月2日至10月1日，考古工作者歷時121天完成田野發掘工作，這一階段發掘出土的遺物尤為豐富，含陶片等各種殘片共7000餘件，小件103件，並取得多項突破性成果。

中新社記者：莫爾寺遺址是目前新疆發現最早的佛教遺址之一，其在歷史上經歷了怎樣的興衰？如何見證佛教「東傳」與「西漸」？

肖小勇：從莫爾寺遺址目前留存的兩座佛塔來看，一座圓形，一座方形，佛塔的形制體現了犍陀羅風格的影響，但其使用土坯砌築，三層方形基座之上還有一層圓形基座，基座上施雕飾，佛塔表面則粉刷白石灰，應該是結合了本地的條件。我們還發掘出大規模寺院建築群，利用多種方法初步梳理出莫爾寺時空發展的脈絡，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且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特徵。

第一階段，至遲約公元3世紀中葉，已修建具有印度、中亞風格的覆鉢式舍利塔和僅見於喀什本地的獨棟式多室僧房，反映出印度佛教「東傳」的歷史。這座覆鉢式佛塔就是第一階段的標誌性遺存。

第二階段，約公元4世紀至6世紀，增建了塔里木盆地流行的「回」字形佛殿，可能還包括廚房等建築，它們與覆鉢式佛塔一起構建出中心廣場。方形大塔可能修建於這一階段，但因其獨立於外且無連續地層，不排除更早或更晚的可能。此階段，當地民眾的佛教信仰仍以舍利塔崇拜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為中心轉變，這一時期的佛像有犍陀羅佛像的影響，但也發現一件木質的六趾腳，根據文獻記載，古疏勒王室成員有六指、六趾的特徵。

第三階段，自公元7世紀始，莫爾寺規模達到頂峰。前期的多數建築仍在長期沿用或進行改擴建，並在方形大塔南面，緊靠獨棟式僧房的東牆新建了大佛殿。大佛殿結構獨特，規模宏大，平面呈長方形，由中室和兩端各兩個廂房構成，且面朝東北，其平面佈局初步判斷可能受到中原

建築樣式的影響。在大佛殿中，供奉著兩倍於真人大小的大型佛像，雖然其波形捲發仍為犍陀羅特徵，但整個面容豐滿圓潤，具有唐代風格。這些應是受中原佛教「西漸」影響的佐證。

另外，出土文物中還發現大量圓形方孔銅錢，包括五銖、開元通寶，還有中原式的木梳木篦等，體現中原文化當時已融入寺院的日常生活和經濟活動中。

中新社記者：莫爾寺遺址所在地喀什，是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地區之一，也是古代西域佛教中心之一。其對於佛教傳入中國有何特別意義？

肖小勇：喀什古稱疏勒，位於絲綢之路南、北兩道交匯處，地理上與犍陀羅相近，疏勒因而成為佛教「東傳」必經之地。漢唐時期，疏勒佛教興盛。唐代玄奘經過時，此地有大小寺廟數百所，僧徒萬餘人，是當時西域主要佛教中心之一。可以說，在公元10世紀前，佛教是喀什地區流行的主要宗教，此時期的疏勒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考古發現表明，佛教傳入新疆後，很快在喀什地區形成一個佛教文化傳播中心，並影響到龜茲（今新疆庫車）及更遠的地方，逐步成為疏勒、龜茲等西域早期綠洲城邦的主流宗教文化形式。由此開始，佛教繼續向河西走廊、中原等地進而傳播，並逐漸與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交融互動的雙向格局，相互影響。

中新社記者：新疆自古以來多種宗教並存，多元文化薈萃。為什麼說喀什莫爾寺遺址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並蓄的有力見證？

肖小勇：莫爾寺遺址考古發掘，是絲綢之路佛教考古的一次重要發現，為研究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佛教傳播和佛教寺院變遷、佛教造像藝術演變、漢唐時新疆特別是喀什地區的佛教信仰及寺院生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同時，莫爾寺遺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原文化對新疆地區的影響。

訃告

呂子偉

逝世於九月十七日，香港
擇訂十月廿八日於奧三米斯市
殯儀館設堂
擇訂十月卅日上午九時
於天主教堂彌撒十一時出殯

蔡奕棋

(石獅市永寧鎮)
逝世於十月四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101號靈堂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於十月廿三日上午九時出殯

梁國華

(南京市官橋鎮溪邊)
逝世於十月十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302號靈堂 (SANCTUARIUM 302-CATTLEYA)
擇訂十月廿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吳張淑惠

(原籍晉江深滬壁山)
現停柩聖國殯儀館二樓202靈堂 (Sanctuarium-202)
擇訂十月廿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曾文川

(晉江新塘街道前曾村)
逝世於十月十九日
現設靈家鄉，擇訂十月廿五日(農曆九月二十三)上午九時出殯

林施婷婷

(晉江永和馬坪石樓村)
逝世於十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211號靈堂 (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
擇訂十月廿四日上午九時出殯

曾偉陽丁憂

菲律賓晉江同鄉總會(總會)中呂宋分會訊：驚悉本會常務副理事長/常務副會長曾偉陽鄉賢令尊曾府文川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亦農曆九月十七日，壽終於祖國晉江市新塘街道前曾村本宅，享壽九十有高齡，哲人其萎！軫悼

同深。現設靈於祖國家鄉本宅，擇訂於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亦農曆九月廿三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家鄉墓園。本會聞耗，即致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全體同仁均同深哀悼，屆時謹望在家鄉的旅菲鄉賢自行前往吊唁及參加出殯執紼行列，祈望貴屬寶眷，節哀順變，珍重貴體為要，以慰天靈為禱，遙寄哀思，而盡同僑之情。是荷！